

宋文鑑

宋文鑑

宋文鑑卷第八十五

序

重修說文序

徐鉉

贈麴植彈琴序

柳開

龍圖序

陳搏

弈棋序

宋白

御覽序

田錫

留別知己序

向敏中

柳如京文集序

張景

送魯推赴南海序

穆修

唐柳先生文集後序

穆修

景祐鹵簿圖記序

宋綬

輔弼名對序

劉顏

送張損之赴任定武幕職序

劉牧

重修說文序

徐鉉

臣徐鉉等奉詔校定許慎說文十四篇并序目一篇凡萬六百餘字聖人之旨蓋云備矣稽夫八卦既畫萬象既分則文字爲之大輅載籍爲之六轡先王教化所以行於百代及於物之功與造化均不可忽也雖復五帝之後改易殊體六國之世文字異形然猶存篆籀之迹不失形類之本及暴秦苛政散隸聿興便於末俗人競師法古文既絕譌僞日滋至漢宣帝時始命諸儒修倉頡之法亦不能復故光武時馬援上疏論文字之譌謬其言詳矣及和帝時申命賈逵修理舊文於是許慎采史籀李斯揚雄之書博訪通人考之於賈逵作說文解字至安帝十五年始奏上之而隸書行之已久習之益工加以行草八分紛然閒出返以篆籀爲奇怪不復經心至於六籍舊文相承傳寫多求便俗漸失本原爾雅所載草木魚鳥之名肆意增益不可觀矣諸儒傳釋亦非精究小學之徒莫能矯正唐大厯中李陽冰篆迹殊絕獨冠古今自云斯翁之

後直至小生此言爲不妥矣於是刊定說文修正筆法學者師慕篆籀中興然頗排斥許氏自爲臆說夫以師心之見破先儒之祖述豈聖人之意乎今之爲字學者亦多從陽冰之新義所謂貴耳賤目也唐末喪亂經籍道息皇宋膺運二聖繼明人文國典粲然光被興崇學校登進羣才以文字者六藝之本固當率由古法乃詔取許慎說文解字精加詳校垂憲百代臣等愚陋敢竭所聞蓋篆書堙替爲日已久凡傳寫說文者非其人故錯亂遺脫不可盡究今以集書正副本及羣臣家藏者備加詳考有許慎注義序例中所載而諸部不見審知漏落悉從補錄復有經典相承傳寫及時俗要用而說文不載者承詔附益之以廣篆籀之路亦皆形聲相從不違六書之義者其閒說文具正體而時俗譌變者則具於注中其有義理乖舛違戾六書者並序列於後俾夫學者無或致疑大抵此書務援古以正今不徇今而違古若乃高文大冊則宜以篆籀著之金石至於常行簡牘則草隸足矣又許慎注解詞

簡義奧不可周知陽冰之後諸儒箋述有可取者亦復附益猶有未盡則臣等粗爲訓釋以成一家之學時未有反切後人附益互有異同孫愐唐韻行之已久今並以孫愐音切爲定庶夫學者有所適從食時而成旣異淮南之敏縣金於市曾非呂氏之精塵瀆聖明若臨冰谷謹上

贈麴植彈琴序

柳開

我聽子之琴實聞其聲不能知子琴之音也獨坐永日泠然不休嗟乎我是病於子矣子本謂我能知其音將欲宣其心而達其志也豈徒然乎爲子我悲矣不幸因子琴之悲而竊自感而自悲也子果能爲我而聽其言乎子之琴有似于我之文也力學十餘年非古聖賢人之所爲用心者不敢安于是學成而業精行修而德廣希于古之知己者不可從而見也徒勤勤而至于今矣尤人乎不知我誠之而莫所遂其求也甘自放于東郊矣聽子之琴感我之悲也亦將自尤而自責矣又何外尤于他人乎始自求于人今

知己之爲過也棄俗尙而專古者誠非樂于人而取其貴者也獨
宜其自知而自樂矣用是而得與子言乎子以琴之能見於我也
將謂我能其音而辨其功矣我豈果能專爲子識其音而辨其功
乎易子之願也我亦如是矣我聽子之琴尙不能識其音而辨其
功矣人豈反能觀我之文也而能爲我行其言而盡其道乎故知
人不我知者亦無尤也與子務于古者也知之者不足取于外也
誠乎己而已子聞此之言固亦信哉我之感而悲不爲妄也子試
謂我而思之將見亦鳴而不禁矣

龍圖序

陳搏

且夫龍馬始負圖出於羲皇之代在太古之先也今存己合之位
或疑之況更陳其未合之數耶然則何以知之答曰於仲尼三陳
九卦之義探其旨所以知之也九卦謂履謙復恆損益困井巽之九卦也況夫天之垂
象的如貫珠少有差則不成次序矣故自一至於盈萬皆累累然
如係之於縷也且若龍圖本合則聖人不得見其象所以天意先

未合而形其象聖人觀象而明其用是龍圖者天散而示之伏羲
合而用之仲尼默而形之始龍圖之未合也惟五十五數上二十
五天數也中貫三五九外包之十五盡天三天五天九并十五之
用後形一六無位上位去一又顯二十四之爲用也茲所謂天垂
象矣下三十地數也亦分五位五位方中央也皆明五之用也上位形
形十分而爲六三十數也形坤之象焉六也六分而幾四象成七
六之六不配謂中央六也一分在南邊六幾少陽七二分在東
四象地六不配謂中央六也一分在南邊六幾少陽七二分在東
邊六便成老陰數在上則一不用形二十四在下則六不用亦形
更無外數添也
二十四四位以一歲三百六旬周於二十四下位中心去其六亦見二十
二十四位以一歲三百六旬周於二十四下位中心去其六亦見二十
四四位以一歲三百六旬周於二十四下位中心去其六亦見二十
後既合也天一居上爲道之宗地六居下爲氣之本一六上
之中運四十九之天三幹地二地四爲之用此更明九六之用謂
數爲造化之用也九幹五行幾數四十三若在陽則避孤陰在陰
九爲乾元之用也九幹五行幾數四十三若在陽則避孤陰在陰
是謂大衍之數五十其用四十有九也三五之三位二與四只兩位兩
則避寡陽成八卦者三位也謂一三五之三位二與四只兩位兩
孤陰四二是在陰則爲寡陽七
九是也三皆不處之若避之也
大矣哉龍圖之變歧分萬塗今

略述其梗槩焉

弈棋序

宋 白

投壺博奕皆古也禮經有文仲尼稱弈之事下無益於學植上無裨於化源然觀其指歸可以喻大者也故聖人存之觀夫散木一棊小則小矣于以見興亡之基枯棋三百微則微矣于以知成敗之數是故弈人之說有數條焉曰品曰勢曰行曰局品者優劣之謂也勢者彊弱之謂也行者奇正之謂也局者勝負之謂也品之道簡易而得之者爲上戰爭而得之者爲中孤危而得之者爲下勢之道寬裕而陳之者爲上謹固而陳之者爲中懸絕而陳之者爲下行之道安徐而應之者爲上疾連而應之者爲中躁暴而應之者爲下局之道舒緩而勝之者爲上變通而勝之者爲中劫殺而勝之者爲下品之義有淺深定淺深之制由乎從時勢之義又有疎密分疎密之形由乎布子行之義又有利害審利害之方由乎量敵局之義又有安危決安危之理由乎得地時有去來乘則

得之過則失之子有向背遠則斷之蹙則窮之敵有動靜緩則守之急則攻之地有廢興多則破之少則開之能從時者無不濟能布子者無不成能量敵者無不勇能得地者無不彊然從時之權戒乎遷布子之權戒乎欺量敵之權戒乎忽得地之權戒乎貪無謂品高而怠其志怠即將卑無謂勢大而驕其心驕即將羸無謂行長而泄其機泄即將疲無謂局盛而忘其敗忘即將危若然則制術於未形之前識宜於臨事之際轉禍於垂亡之間俱此道者爲善弈乎引而伸之可稽於古彼簡易而得之寬裕而陳之安徐而應之舒緩而勝之有若堯禪舜舜禪禹乎彼戰爭而得之謹固而陳之疾連而應之變通而勝之有若湯放桀武王伐紂乎彼孤危而得之懸絕而陳之躁暴而應之劫殺而勝之有若秦併六國項王霸楚乎是故得堯舜之策者爲首得湯武之訣者爲心得秦項之計者爲趾焉抑從時有如設教布子有如任人量敵有如馭眾得地有如守國其設教也在寬猛分其任人也在善惡明其馭

眾也在賞罰中其守國也在德政均至于怠志而驕心泄機而忘敗非止圍棋將規家國焉故曰弈之事下無益於學植上無裨於化源然觀其指歸可以喻大者也故聖人存之

御覽序

田錫

臣聞聖人之道布在方策六經則言高旨遠非講求討論不可測其淵深諸史則跡異事殊非參會異同豈易記其繁雜子書則異端之說勝文集則宗經之辭寡非獵精以爲鑒戒舉要以觀會同可爲日覽之書資於日新之德則雖白首未能窮經矧王者機務餘暇端拱穆清所宜不勞躬而得稽古大端不煩覽而達爲理大意臣每讀書思以所得上補達聰而天啟微衷神佑私志近因宣召面得敷陳可以銘於座右者書於御屏可以用於帝道者錄爲御覽今經取帝王易曉之意史取帝王可行之事子或總於雜錄集或附之逐篇悉求切當之言用達精詳之理覽之詳其義則事與機會用之得其時則名與功偕冀以塵露之微上裨高深之德

卽嗣聖功業與堯舜比崇生靈富壽在羲軒之上

留別知己序

向敏中

古者無患身不立患道之不彰偉哉達士之格言人倫之妙端也敏中始學于六經舊史氏見砥名勵行濟時於有道者則臨文慨慕景遺範而耿光見竊榮冒進致身於非據者則執卷窮微想前事而太息頃歲嘗侍立于先人謂予曰矜功者弗立僥望者勿成無徇俗以強媒苟名而自是三省前訓克荷靡忘暨予忝官聿來南夏終朝若厲臨事且繁總地千里成賦百萬編民剛勁庶務稠雜約乎風土陋豫章之奧壤比其并制越金陵之上邦布術懜從繩之理化民無偃草之謠迅速周天迭換四稔忽奉宸詔俾歸闕庭駕言于邁中心鬱然同年執友通才巨儒咸貺以序文歌詩送別者多矣其閒探味述作希閱詞旨大約以踐清華居近密名器偉重組紱超峻爲進身之望也激揚之意雖知己之虛談潤色之詞復文士之恆態豈若出直言以誠之垂有益以喻之使敏中于

太平之朝彰其道成其業去邪助正嫉惡揚善移風以變俗悛僞以復古則可矣將逮于竊榮冒進之輩豈可得乎況立性甚拙揣心愈疎嘗以居人臣之位握刑賞之柄煥耀當世賁飾後昆者宜乎富于道德飽于忠鯁求于至理盡于至公然後不求名而名自彰也不竊榮而榮自至也設不能量力以再思約己以務進逐本徇末爭利忘義心爲蠹螫面作狐狸縱戎冠鳴珮左金右玉上倚千尋一去九萬躡跡于賢人君子之右者復不愧歟願言故交勉樹令德俟他日將前言以辨釋之則知敏中平生之志有在矣

柳如京文集序

張景

一氣爲萬物母至於陰陽開闔噓吸消長爲晝夜爲寒暑爲變化爲死生皆一氣之動也庸不知幹之而致其動者果何物哉不知其何物所以爲神也人之道不遠是焉至道無用用之者有其動也故爲德爲教爲慈愛爲威嚴爲賞罰爲法度爲立功爲立言亦不知用之而應其動者又何物也夫至道潛於至誠至誠蘊於至

明離潛發蘊其至而不知所至者非神乎哉堯舜之揖讓湯武之征伐周公之制禮樂孔子之作經典孟軻之拒楊墨韓愈之排釋老大小雖殊皆出於不測而垂於無窮也先生生於晉末長於宋初拯五代之橫流扶百世之大教續韓孟而助周孔非生孰能哉先生之道非常儒可道也先生之文非常儒可文也離其言於往跡會其旨於前經破昏蕩疑拒邪歸正學者宗信以仰以賴先生之用可測乎藏其用於神矣然其生不得大位不克著之於事業而盡在於文章文章蓋空言也先生豈徒爲空言哉足以觀其志矣今緝其遺文九十五篇爲十五卷命之曰河東先生集先生名氏官爵暨行事備之行狀而繫於集後

送魯推赴南海序

穆修

爲人之佐其難矣哉夫令而行者其長之所專也從而輔之者其佐之所守也凡政有害於公有悖於理而必言已之可爲耳言而必從豈已之所能哉苟上無必從之道則政有必失之患爲其佐

者罪先及之故曰爲人之佐其難矣哉然則如何其可也曰盡其職而已矣上焉者賢已當公而輔之不賢已當公而正之賢不賢自主彼之材輔與正非己之職歟正之而不從則雖獲罪及有之矣於其職也實無媿焉今之從事二人者或莫率是道不涉於欺則陷於隨居上者其人果賢其政果明是宜順之於下以成其美已則曰我爲人佐遂能無一言爲之損益吾何以食其官卽彊出白黑以紛亂之此非欺而何居上者其人果不賢其政果不明是宜直之於下以救其過已則曰我爲人佐言不吾專力與爲敵徒速悔累曷若附離唱和取容免責苟全吾位而去此非隨而何子謂士之居其位事其人旣不可欺亦不當隨不欺不隨唯職所宜而已矣魯君以辭學中名自邑佐而遊郡幕皆有所稱今將復佐於南海南海際南之鉅府也方聞其長則是天下語臣賓接僚屬當獎正與直用是以往志必上行苟上下協公以從于理予見南海之政獨追於古而荒夷之民挾其惠也

唐柳先生文集後序

穆修

唐之文章初未去周隋五代之氣中間稱得李杜其才始用爲勝而號專雄歌詩道未極其渾備至韓柳氏起然後能大吐古人之文其言與仁義相華實而不雜如韓元和聖德柳平淮西雅章之類皆辭嚴義偉製述如經能卒然聳唐德於盛漢之表蔑愧讓者非二先生之文則誰與予少嗜觀二家之文常病柳不全見於世出人間者殘落纔百餘篇韓則雖目其全至所缺墜亡字失句獨於集家爲甚志欲補得其正而傳之多從好事訪善本前後累數十得所長輒加注竄遇行四方遠道或他書不暇持獨齎韓以自隨幸會人所寶有就假取正凡用力於斯已踰二紀外文始幾定而惟柳之道疑其未克光明於時何故伏其文而不大耀也求索之莫獲則旣已矣於懷不圖晚節遂見其書聯爲八九大編夔州前序其首以卷別者凡四十有五眞配韓之鉅文歟書字甚樸不類今蹟蓋往昔之藏書也從考覽之或卒卷莫迎其誤脫有一二

廢字由其陳故剗滅讀無甚害更資研證就眞爾因按其舊錄爲別本與隴西李之才參讀累月詳而後止嗚呼天厚予嗜多矣始而饜我以韓旣而飫我以柳謂天不吾厚豈不誣也哉世之學者如不志於古則已苟志於古求踐立言之域捨二先生而不由雖曰能之非予所敢知也天聖九年秋七月河南穆修伯長後敘

景祐鹵簿圖記序

宋 綬

古者黃帝氏創冕之容列營衛之警輿駕儀物蓋本於此唐堯彤車有虞鸞和夏后之綏商人之路周官有司常巾車之職虎賁旅賁之從三五之際其所由來尙矣秦六國兼屬車九九之數漢上甘泉備千乘萬騎之眾自時厥後損益可知歷李唐之艱屯接五代之卑替風流文物蕩然罕餘我藝祖挺神武之姿膺樂推之運霆斷電掃王略載清縣絕示天子之尊黃屋削諸侯之僭始議郊饗卽諏典文宰司儒臣討求揚摧補緝漏目崇飾新規扞衛旣雄羽儀兼備初吏士所服皆用畫帛被襲且久汙蟻不鮮乃命易以